

【英】 David Littlefield 著
Saskia Lewis

王东辉 康 浩 译

建筑的声音

聆听老建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建筑的声音

——聆听老建筑

[英] David Littlefield 著
Saskia Lewis

王东辉 康 浩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Original Title: Architectural Voices: Listening to Old Buildings

Author: David Littlefield, Saskia Lewis

©2008 John Wiley & S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an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由 John Wiley & Sons, Ltd. 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的声音：聆听老建筑 / (英) 利特菲尔德, (英) 路易斯著; 王东辉, 康浩译. —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121-14151-5

I . ①建… II . ①利… ②路… ③王… ④康… III . ①建筑设计—世界—图集 IV . ①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6589 号

策划编辑: 胡先福

责任编辑: 胡先福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889×1194 1/20 印张: 12 字数: 296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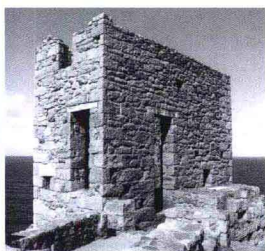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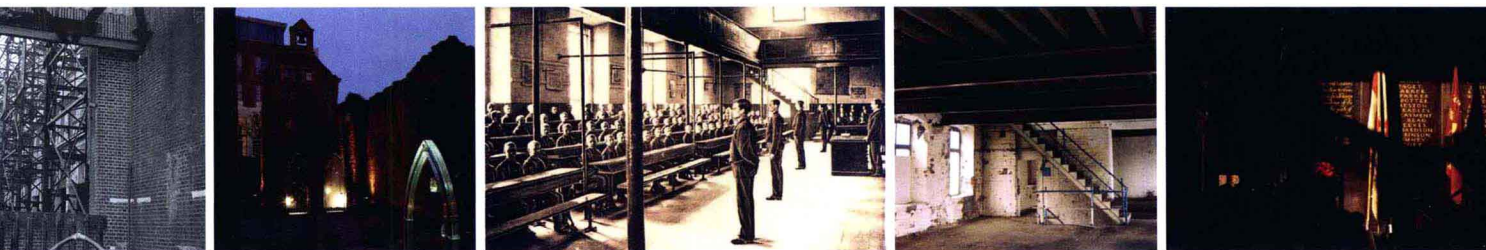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建筑的声音





致 谢

大卫·利特菲尔德/David Littlefield

感谢给予大量时间探讨本书中的概念和建筑的每一个人。每一章都是长时间的对话交流和受引导围绕无人居住的（经常也是危险的）建筑进行勘察的结果。特别感谢英国遗产协会、John Collingwood、Paul Davis、Bob Tavernor、Ken Wilder、Feilden Clegg Bradley Architects、Squire and Partners，以及城市创意开发商。此外，特别感谢Kerri的耐心和支持。

萨斯基亚·路易斯/Saskia Lewis

非常感谢以下人员的参与、协作和支持，使得整个过程和探讨很愉快：Miraj Ahmed, Jacqui Barhouch, Matthew Beilecki, Stewart Dodd, Shaun Carle, Family Evans, Family Fox, Jack Gordon, Alan Harvey, Martin Howarth, Jules at Vegas Design, Pat Larcombe, Theo Lorenz, Joel Newman, Eric Parry, Malcom Seal, Stephen Senior, Helen Shervington, Tot Taylor, Andrew Waugh, Denny Wickham, Matt White；尤其是Antonia Quirke的友好帮助，使得整个事情在进展过程中有一个有序的监督和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父母，Marya和Stuart Lewis，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调查结论和观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充满欢笑的。



目 录

9 前言

阿兰·德波顿

11 序言

大卫·利特菲尔德

19 圆形铸造厂

利兹，约克郡—大卫·利特菲尔德

26 瑞福梅克画廊

伦敦索霍区—萨斯基亚·路易斯

36 自闭的现代主义

彼得·斯图尔特

40 莫尔街酒店

伦敦索霍区—萨斯基亚·路易斯

50 克利夫顿大教堂

布里斯托，克利夫顿—大卫·利特菲尔德

56 记忆、意识和痕迹

采访彼得·默里—大卫·利特菲尔德

60 防空工事

西澳大利亚，巴瑟尔顿—萨斯基亚·路易斯

67 青年维克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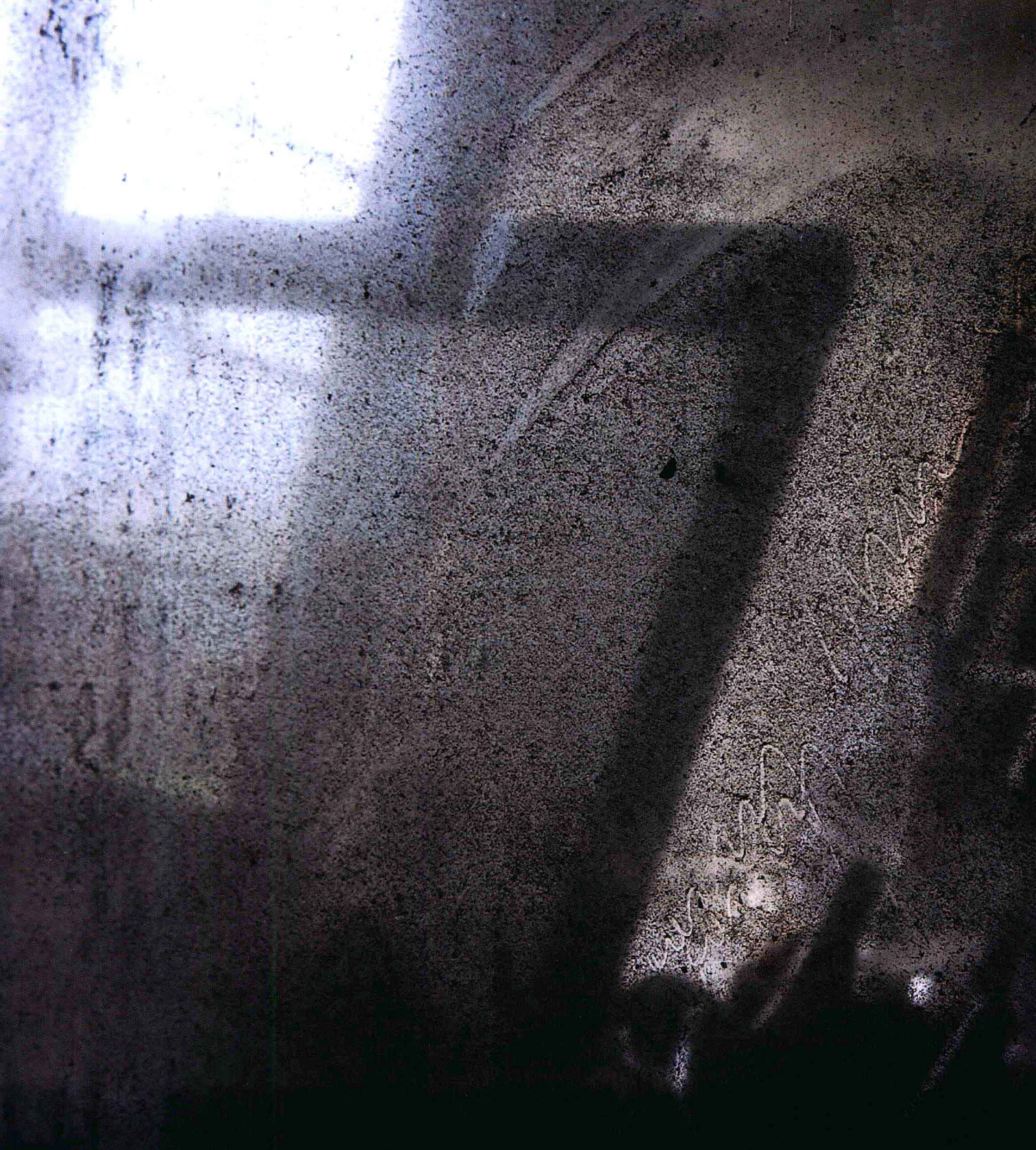
伦敦，萨瑟克—大卫·利特菲尔德

74 形态学与建筑事件——对现有建筑结构的改造

西蒙·亨利



- 85 圣凯瑟琳教堂和救济院
埃克塞特，德文郡—大卫·利特菲尔德
- 88 哈克尼的圣约翰教堂和圣巴尔纳斯教堂
伦敦，哈克尼—大卫·利特菲尔德
- 100 消失的力量
采访杰利·犹大—大卫·利特菲尔德
- 106 钟楼别墅
牛津郡科尔斯希尔—萨斯基亚·路易斯
- 122 巴特西发电站
伦敦巴特西—大卫·利特菲尔德
- 126 采访艾瑞克·派瑞
萨斯基亚·路易斯
- 138 乳白色的空隙——对一个采矿建筑的重新解读
康沃尔博塔拉克—大卫·利特菲尔德
- 145 皇家邮局分检处
伦敦维多利亚—大卫·利特菲尔德
- 150 勘察所得——在图纸上描绘出一个地方的故事
卡罗琳·巴特沃思
- 154 公园农场 / 河边农舍
德文郡阿克里斯明斯特附近—萨斯基亚·路易斯
- 166 皇家军事收容所
伦敦，切尔西—大卫·利特菲尔德
- 174 美国和墨西哥——通过丰达·凯末尔·维莱茨的视角
大卫·利特菲尔德
- 182 捷宝和船坞
伦敦威斯敏斯特和拉德布罗克丛林路—大卫·利特菲尔德
- 186 迪瑟灵顿麻纺厂
什罗普郡什鲁斯伯里—大卫·利特菲尔德
- 197 关于背景噪音的遐想
劳伦斯·波拉德
- 200 驯服猛兽
采访朱里安·哈洛普—大卫·利特菲尔德
- 206 马舍姆街 2 号的音景
伦敦威斯敏斯特—马修·埃米特
- 210 哈克斯顿电影院
伦敦哈克斯顿—萨斯基亚·路易斯
- 224 现实的力量
采访彼得·希金斯—大卫·利特菲尔德
- 230 结束语
萨斯基亚·路易斯
- 234 延伸阅读
- 237 图片版权



前言

阿兰·德波顿

约翰·罗斯金说每一个好的建筑必须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它必须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第二，它必须能够和我们说话，说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和需要经常提醒我们、能够唤起记忆的东西。

罗斯金的观点贯穿于整个建筑语言的核心当中，并且对体现这本书的创意和价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提起建筑时，我们通常只是想到它是一大堆技术的集合体，这本书让我们能够知道建筑也是会说话的，而这也正是本书的标题所要阐述的。各种各样的建筑会向我们诉说民主与专制、坦率与傲慢、热情与威胁，甚至可以憧憬未来或回到过去。

其实建筑和我们所谈的正是一种我们在其内外的生活方式，建筑告诉我们一种它可以激励并使我们维持居住在它里面的状态。当它为我们遮风挡雨并用它特有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同时，也使我们成为了特殊的人，一种只有建筑能使我们表现出特殊快乐的人。这种快乐正是只有建筑才能对我们诉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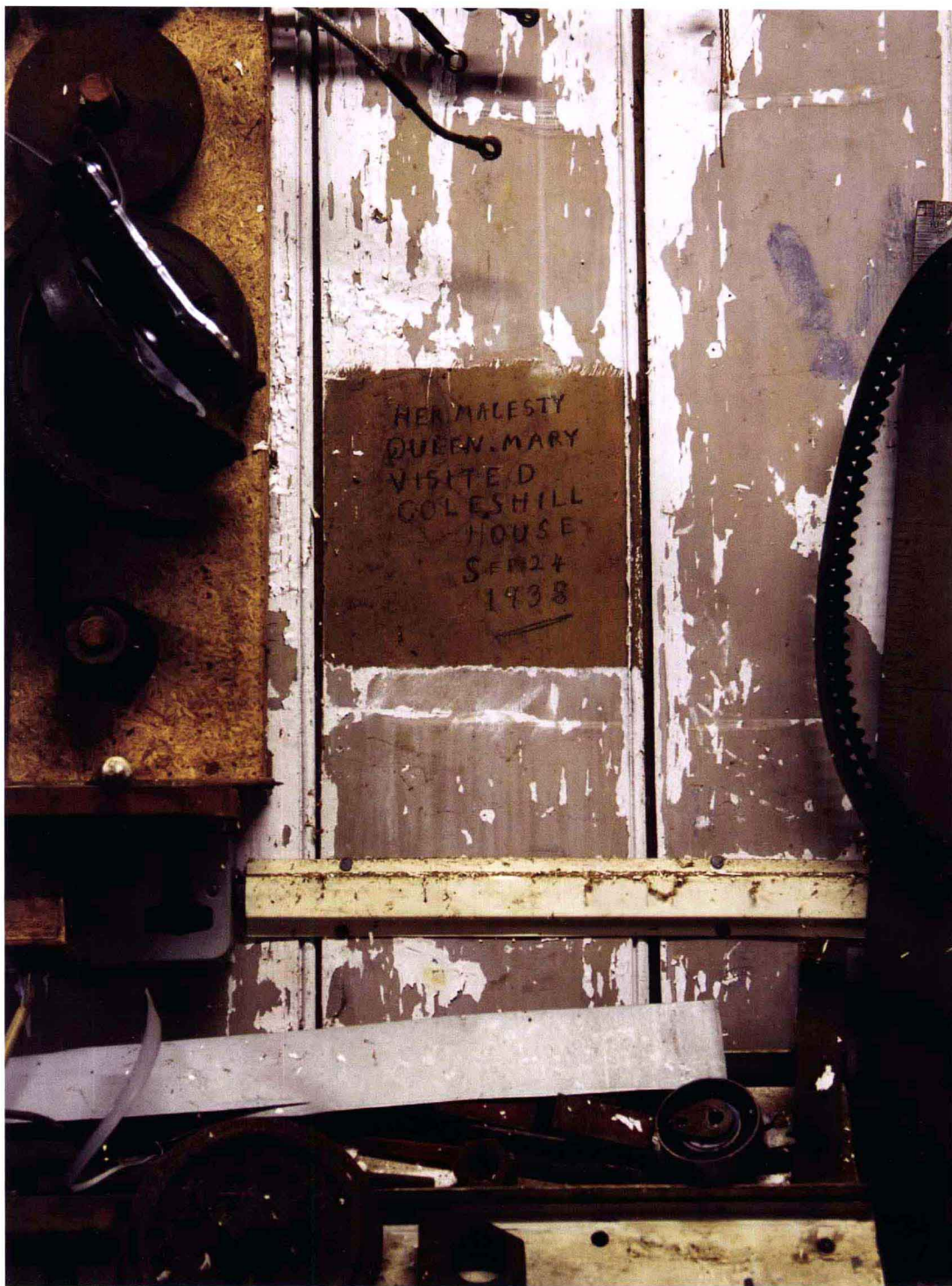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将一座建筑描述得很美，这不单单是介绍一种纯粹的美学趣味；这也意味着对这种特殊生活方式的吸引力通过建筑的屋顶、门把手、窗框、楼梯和家具等结构及布置被提升了。当我们感觉到美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邂逅了一种我们对美好生活所持观点的物化和体现。

而我們不喜欢一些建筑，不是因为它们暴力地侵犯了某人或者某人的视觉偏好，而是因为它们与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发生了冲突，这也帮助我们解释了何为好建筑的争论为什么如此激烈的原因。

这本书的好处在于把争论的焦点从苛刻的视觉和技术角度转向建筑自身所提升的价值，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握我们所谈的确是关于建筑的，而不是关于人、思想或者政治议程等其他的东西。

与什么是明智的或正确的这一争议相比，关于什么是美的论题似乎同样不易解答，可是话说回来，它似乎又同样不难解答。我们可以学着以维持或反驳法律地位或道德立场那样的方式来维持或反驳美的概念。根据建筑对我们所说的内容，我们可以理解并且公开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令人神往或者令人厌烦。有了建筑会说话的这种思想，我们对建筑的探索的核心变成了对生活价值观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对事物外观的追求。

左页图：这些影像折射在尘埃上，仿佛是一部时间凝固了
的电影。



左图：建筑是自我、社会和身份的象征。英国科尔西尔乡下的一座满是各种工具房子里，墙上的字迹表明玛丽女王于1938年来过这里。

序言

大卫·利特菲尔德

说吧,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知道有多么的寂静!

1966年,电影《公正的人》,罗伯特·鲍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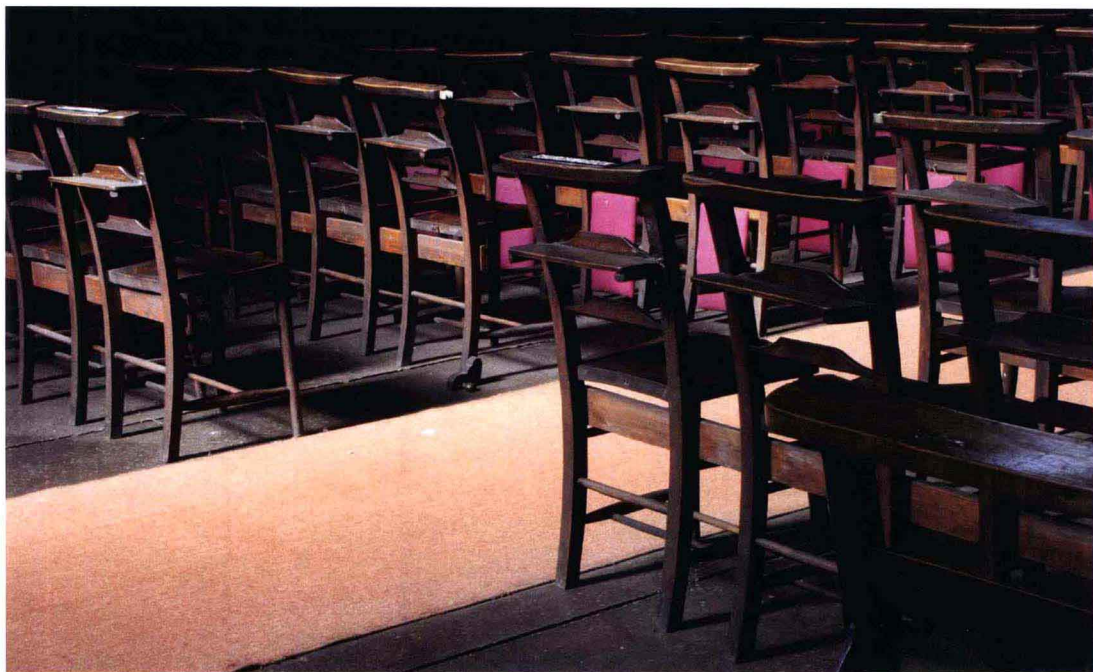
一个有着200年历史的磨坊,据说是世界上第一个钢结构建筑,正平静地陷在泥土中,渗漏、锈蚀和破裂。它坐落在英格兰中部,工业革命的腹地,它经受着岁月的侵蚀和以前由于人为的疏忽所造成的伤害,已经荒废了,需要拯救性的维修来恢复原貌。现在已经对这座磨坊进行了测量、拍照、勘测,并计划对它进行全面的检查。它正在被人们关注并倾听着。它是冥想的主题,建筑师们正在从容处理它,解析它的结构,把它拆开洗净再组装上(就像坏了的发动机的零件;就像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伦敦塔桥现在沐浴在亚利桑那的阳光下),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也包括应用仿生学原理,用钢筋和玻璃来对位以前所用的砖和铁。仔细倾听磨坊的低语,它的呼声是那样的痛苦和失望,而建筑师们也在问:“这座建筑到底想要什么?”

这本书是一个突破。书里的问题多于答案,并且这些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和松散的记忆、联想和比喻之上的。而这也可能是建筑上的一个非传统的观点:收集证据时,线索会比目标更有用。这本书动摇了一个在建筑里人们一般认为绝对正确的课题,就像精确地测量重量和尺寸一样。我们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甚至找遍建筑里的每样东西来寻找答案,这些建筑原来是活生生的。

以下所有的观点都是基于一个唯一的理念,那就是建筑的内涵要比它仅仅作为一堆建筑材料的集合体更丰富,不管建筑由什么构成,或者它的大小以及形式。就像电影《彩色人生》一样,建筑也是丰富多彩的。所有的建筑都是人类想象的杰作,而且想象也从来不会成为阻止计划付诸实施的障碍。所有建筑或多或少都是心理学上的工程。它们是我们思想的展现,是自身、社会、地位、遗产以及价值的骨架。建筑不仅仅屹立在那儿,它也是时间和空间的一部分;建筑总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它或者与之相关的东西,在不断地处理、吸收、消化,然后又变成了想象的一部分。

“宽宏大量的忽必烈啊,无论我怎样描述有许多巍峨碉堡的采拉城,都是徒劳无功的。我可以告诉您像楼梯一样升高的街道有多少级,拱廊的跨度有多大,屋顶上铺着什么样的锌制瓦片,但我知道这么说就等于什么都没告诉您。因为城市不光是由这些构成的,更多的是由城市中空间和位置的相互关系以及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所组成的;就像路灯的高度以至历史上哪个篡位者被绞死时晃动的脚离地面有多高……当这些浪潮在记忆中向我们涌来的时候,城市就像海绵一样把它们吸收,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伊塔洛·卡尔维诺,代表作《隐形的城市》,伦敦,1997年,第10页。)

我们经常会建筑施以一种理念(至少是对它的



右图：在那里的（整齐排列的椅子）和不在那里的（参加礼拜的人们）静静地交织在一起，而这也仿佛是建筑正在发出的声音。伦敦东区哈克尼的圣巴拿巴教堂已经被废弃了，但是它好像成了一座博物馆，它的声音仿佛时时刻刻飘荡在来访者的耳边。

形容），而建筑正是这些理念形成并被人们接受的地方。教堂是神圣的，兄弟是亲密的；巨石阵的神秘则向我们提出了更多的疑问。建筑有很强的能力来积累关于“声音”的东西。这些声音比符号更有穿透力，这不仅仅是为了旅游而寻找车站、为了商业成功而兴建办公大楼，以及受到致命伤害后的建筑会变成废墟，而是要把建筑想象成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如果是这样，我们会问，“如果它能够说话，那么它将要说什么？它说话的声音会是什么样的呢？这值得我们去聆听吗？”

这些问题和建筑师们着手一个工程前所要考虑的创新、诠释或拓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筑师们经常审视自己在人神同形同性理论中的位置：就像完成了一个手术，我们在治愈后的老建筑的心和灵魂中呼吸着新的生命。这些激情四射的并且坚决的行为迫使建筑处于从属地位，当工作开始后建筑必须配合（或者可以说是被麻醉）。

按照不同的“声音”来使一座建筑人性化，即使仅仅是暂时的，声音还是转变了这些强大的建筑。“聆听”的行为在建筑重建时成为了自己聆听的媒介，建筑师们需要尽力去聆听它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保罗·戴维斯（见164页）指出，“要让建筑和你谈话，而不是自己带着主观的猜测进入到建筑里面。”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实践，就像从头开始学一门语言，它可以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事件，一个我们所听到的众多声音中的一个，然后判断到底哪一个在真正地起作用，哪一个更易于理解，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噪音。即使我们如此努力地聆听，但是是一些建筑似乎还是沉默的。但是如果能发现一个已经消逝的声音，那么我们的努力也是值得的。聆听还有一件非正式的事情需要注意，那就是“忽视了事物和建筑的潜能，对于它们之间交谈的探讨越来越少。我们似乎更乐于关注历史资源和文字上的比喻，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挖掘使建筑人性化的、产生比喻的或唤起某种情感的意义。只有残留下来的怪诞成了建筑

向我们诉说的话题。”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他《快乐的建筑》一书中这样写道（哈密什·汉密尔顿，《伦敦》，第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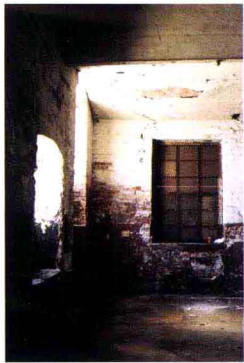
一般交流的内容主要聚焦于居住者通过对建筑的拥有所能表达出来的内容。但什么是触发居住者和建筑开始融合的问题，在1976年罗曼·波兰斯基的心理剧《房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有居住空间已经变成了容纳生物碎片的容器——灰尘、皮屑、毛发、我们呼出的废气、空气湿度、温度和我们移动的快慢都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房客们甩在后面，而这些却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类轨迹。它随着时间逐渐淡去，却能够被其他人觉察到。如果认为在一处老建筑的部分经历是感受人们遗留下的东西——过去居住者的体温、发油和呼吸会试图改变这一地方的结构，那将是一个有趣的想法。

当建筑被长期居住后，就像一件贴身的衣服越加人性化了（在《房客》里的巴黎公寓一章中，当建筑的怪异和特质开始融合的时候，墙里面甚至长出了牙齿）。一些非人类的东西也弥漫在建筑里（烹调的香味、机油、鸽粪、发霉的味道、湿气、清澈的水流以及旧书发霉的味道等），并包围着来访的人们，建筑本身的大小和结构已经不重要了，更多的是期盼着建筑能有情感和诗意上的回应。前伦敦维多利亚皇家邮局分检处的厨房，现在似乎还可以闻到肥肉的味道（见142页）。或许建筑的声音对每一个来访者都是一样

的，是一个可以证实的综合体和一个可以被大脑接受的表现。

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第五号屠宰场》（1969）中，他描写当美国战俘来到德累斯顿时，先是听到炸弹的爆炸声，“厢式货车的后门打开着，通过长方形门口所能看到的德累斯顿的美丽景色是这些美国人前所未见的。天边的景色变幻多样、绚丽多彩。对毕利·皮尔格里姆来说就好像是一幅在天堂里上课的主日学照片。不知道是谁在他后面的厢式货车里说‘唔’”。一个建筑（和一个城市）所发出的声音飘荡在封存的档案里、个人和文化的记忆中，这个声音和建筑的艰难现状联系在一起，成了对建筑附有情感的回应——而这也是建筑的风格、等级、材质、肌理和光效等语言所要表达的。感觉如此复杂而令人困惑，其实非常简单，我们了解建筑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它的舒适性、建筑优势或者是它的历史意义上。一个精雕细琢的教堂所展现出的建筑手段（比如对声光、观察的角度、音量和韵律的控制）可以潜在地影响来访者的态度和行为，使人们放慢脚步、压低声音并且抬起眼睛，心存敬畏。当宗教赋予教堂意义，即使它还依然承载着所有的社会、文化以及人文的内涵，教堂还是超越了它作为一个建筑的意义，而这也正是建造它的人们所期望的。

罗伯特·塔佛纳教授在主管伦敦经济学院项目的时候，回想起他小时候的一座教堂：“那座教



上图：建筑和它的空间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包容关系。这个坐落于利兹的圆形铸造厂的房间是一个集纹理、光影、色彩和气味于一身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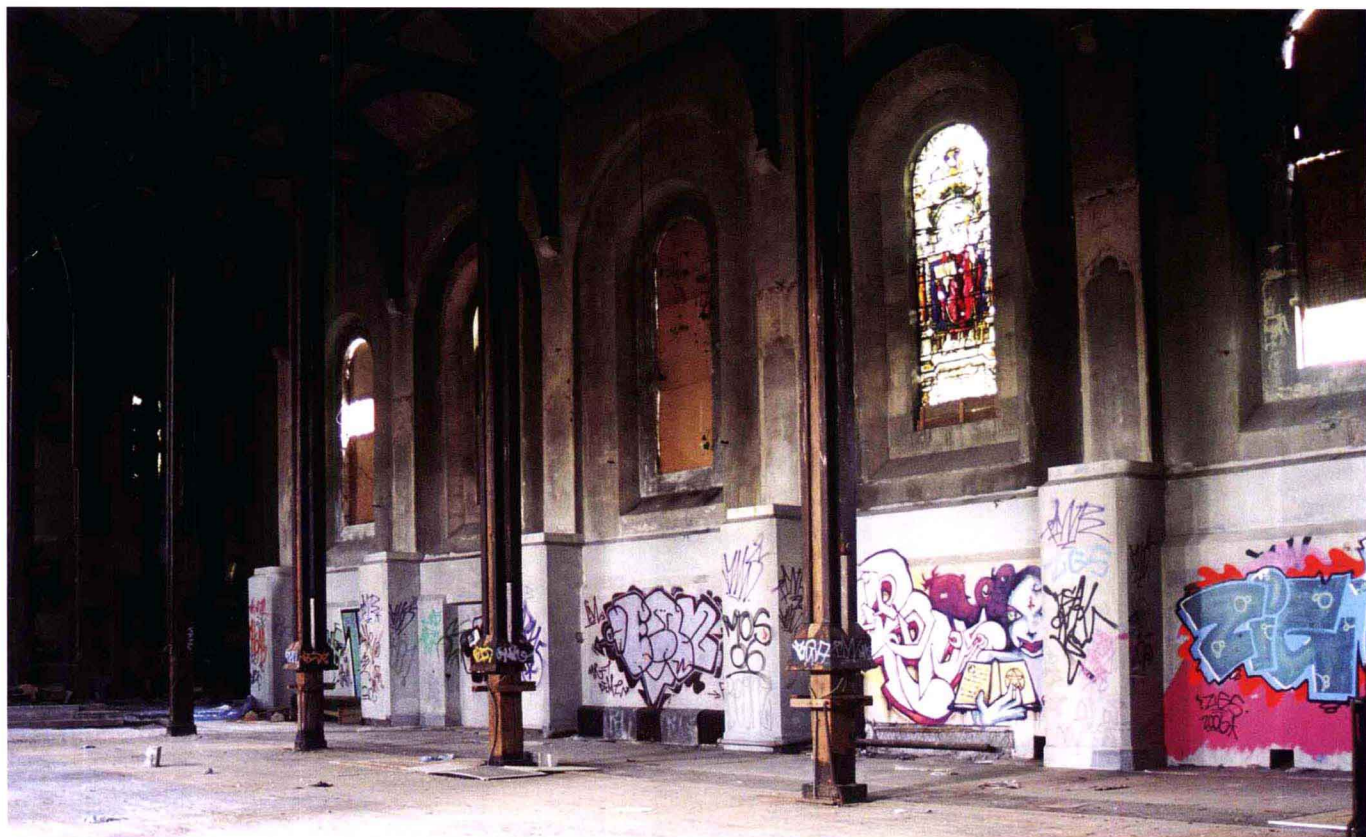
堂容纳着所有童年时的快乐，另一些则会让我感到‘战栗’，这就是哥特式的教堂。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经常会自己一个人待在教堂里，我现在还记得那时的景象，教堂里暗淡的光线、闻起来特殊的气味，还有特殊的灯光和音乐。尤其是唱诗的音乐更使教堂增加了神秘的气息。除了这些以外，事实上人们真的已经在这里做礼拜有上千年的时间了，来到这的确会有神圣的感觉。”

对于塔佛纳来说，能听到建筑的声音是非常个人的事情，这要求对建筑的“身体”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由人类寻根的本能所构成的过程，而老建筑恰恰可以作为宗教遗产的载体，对它们的修缮和投入是值得和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建筑也是从我们遥远的祖先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这不只是一个用过去来确认自己身份的过程，也是把自己定位于建筑时间轴线上的过程，从将来我们后代的角度想，自己其实也是过去的一部分。这样看来，你不光是聆听了建筑的声音，而且已经变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塔佛纳也认为我们对一个建筑的经历不必像固化到一个单独的地点上的记忆一样，而应该像一个收集了众多单个记忆的集合体和对材质、形式、肌理、声音的回应，比如冰冷的石头，或者美丽的光。

每次当记忆被唤醒的时候，同时它也被新的经验改写并更新了，我们对建筑的感觉也变成了想象和再次诠释的集合。建筑可以被不断变化的思想连接成网络，各个地方可以被记忆的思绪联系

起来，而建筑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比如像教堂、银行、海岸防御炮塔的掩体，甚至是埃利斯岛的美国移民局等，这些不同的形式也都会通过同样的方式联系起来。“每种视觉信号、线索和气味都会唤起你的记忆，比如快乐或不快乐的记忆。我不认为有快乐的或不快乐的、甚至是邪恶的建筑存在。”塔佛纳说，“有时候一座建筑的声音是非常有力的，但最终你能听到的建筑的声音才是属于你自己的。”

如果这是一个人对一座建筑的真实回应，那么整个社会对一个地方的真实回应也应该是一样的。当许多建筑被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完全改变了，不再是建筑了，而是变成了事件或者观点的三维立体的代表。教堂是这个现象的典型代表。一些和二战有关的敏感地区成了这些现象的另一个例子（如纽伦堡、奥斯威辛），当新古典主义德国建筑经常被作为反面教材的时候，通过德波顿的书看出其原因只是它们曾经受到过纳粹的青睐，而这却成为了它们的不幸（见96页，2006年）。谋杀事件有能力完全改变所发生的地方，发生地会人心惶惶直到抓到凶手为止。在英国两个臭名昭著的少年杀人犯——伊恩·亨特利和弗雷德·韦斯特的故乡，不是两人被绳之以法就代表他们对当地的影响结束了，而是需要做很多的后续工作才能帮助当地的人们抚平创伤。这是一个极端的忽视建筑中其他声音的事例。建筑很少会发出清晰的、明确的声音；而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声音经常会由于破坏而被放大，就像人们在



上图：教堂是被设计用来让人产生敬畏感的。布里斯托大教堂令人震撼。但是随处可见的涂鸦使它的神圣感大打折扣，同时这也诉说着社会的变迁以及宗教地位的变化。

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倒塌后对它们的憧憬和期望比它们屹立在那儿的时候更大一样。

如果这些对建筑的联系和破坏是可以被社会所认同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建筑的声音所持的观点并不是格格不入的；在试图证明建筑所说的东西可能是“怪异”的，但并不荒谬方面，德波顿似乎一直是对的。但是由于错误的报复而毁坏一座建筑或者寄希望于毁掉一座建筑就可以消除在里面发生过的事件对当地的影响才是荒谬的。这些破坏指的就是对人和建筑更加复杂关系的一种同情。这本书用这些偏见和理念来编织出自己的特色，但有一个困难并且未解的问题是：建筑的声音仅仅是一个比喻的工具或一个可证实的孤立现象吗？即使没人倾听，建筑也在

不停地说话吗？令人信服的是，在卡尔维诺的《采拉城》一书中，建筑沐浴在记忆、历史事件和人类活动中，建筑本身也在经历着微妙的或者明显的变化。当建筑师、作家彼得·默里深切理解到这个观点包含了一个关于真理的明确因素（见54页）时，作家、历史学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开始倾向于这个观点了（“这是一个可能的理论，并且像其他类似的理论一样是有利无害的”）。马修·埃米特（见204页）想知道，如果真实的声音作为音场的一部分可以在一个地方回荡并渐渐减弱的话，这些观点能否经得起科学的推敲还是个疑问；因此现在还是个信念问题。

这些观点往往会使一些恐怖的或诅咒的东西具体化，而这些经常会被恐怖小说家所利用，用来

把个人的行为和他所居住地方的一些特性联系在一起。这些故事又经常含糊地把这些归咎于有罪或无罪，建筑的生命是不是已经被残忍的和不虔诚的行为所改变了呢？或者是不是那些地方有一些别的东西让人们绝望或发疯呢？这是个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强调人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居住的建筑是不可能纠缠到一起的。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短篇小说《逃出红色房间》的故事里所真实感受到的恐惧，其实就是存在于房间中的恐惧自身。电影《闪灵》（根据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改编）是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恐怖的鬼魂对周围环境无限的敬畏以及空旷空间里的孤独感共同创造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恐怖。

是什么让这些故事显得如此真实感人？其实并不是故事里所描绘的事实（这个发生了，那个也发生了），而是这些事实背后的深层意义。埃及金字塔、中世纪的大教堂、曼哈顿林立的高楼，它们代表了一个“思想的胜利”，并且这些建筑的创造者们的声音也通过这些建筑表现了出来。这不仅是对风格或意义的认知（这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语言），而更多的则是对努力进入这些建筑的内部结构来了解它们所做的赞许。这是参观者在一些建筑里会本能地听到或感觉到一些和建筑没有什么关联的故事，这些需要讲述的故事并不是很清晰，但是可以被模糊地想象或猜测到；但它只有被表达得很清楚的时候才能够将建筑的声音放大。伦敦索霍区（见38页）建筑的特点并不明显，直到被用作妓院后才被动地表现出来；在听到口述的历史之前，现代的戏剧能够使人们理

解废弃了的查泰莱·惠特菲尔德煤矿吗？

英国特伦特河畔斯托克附近的查泰莱·惠特菲尔德煤矿曾经是英国最多产的煤矿，并且是英国第一个年产量超过100万吨的煤矿。这个煤矿的建筑里以前充满了各种危险以及矿工们艰苦的劳动和他们的合作精神，后来是通过个人的努力^①，这些发生在建筑里的痛苦、歌声和恶作剧等才最终被展示出来：

我在矿井里失去了我的兄弟（他们并不把矿工当人看）。我刚刚洗干净身上的灰尘，遮体的东西只有一条毛巾，还有一直在身边监督的老板。“塔应该走在前面，塔的兄弟已经死了。”可是他却在继续走，这就是他们如何毁掉他的，矿工们还在继续挖煤。我不知道平时如果有人死了，那么当时的情景会不会和我描写的一样。（哈利·艾伦）

当矿工们在淋浴间洗干净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去教堂，有的还会参加唱诗班唱诗，这是多么美妙啊。（席德·博尔顿）

洗澡时选搓背的人是很有技巧的。在你说“给我搓搓背”前你必须先给别人搓过。他们给你搓的时候有人会用硬毛刷——真的用力刷，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更有甚者会用洗碗的钢丝球，看看你是不是会被搓得尖叫。最后还会有一

① 历史学家大卫·索登于2000年收集，该资料是关于查泰莱·惠特菲尔德重建和保护计划的一部分，由英国遗产和斯托克市议会委托。